

## 要闻

我省法院开展“百场庭审旁听”活动,领导干部出庭应诉或到场旁听——  
听履职短板,更听民生痛点

## 政已闻

■ 本报记者 张蓉 通讯员 宋朵云

近日,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开庭的一场行政案件,备受关注。这场庭审由省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许惠春担任审判长。旁听席上,坐着30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多家省市级单位的厅级、处级领导干部。

这是全省法院“百场庭审旁听”省级专场活动。近期,浙江各地已有不少领导干部先后走进当地法院,有的出庭应诉,有的到场旁听。

让官员来旁听“民告官”,深意何在?这场特殊的“法治课”,又传递出怎样的治理信号?

## 一堂实践教学

当天审理的是一起涉及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行政协议的行政诉讼再审案件。

2017年,登记在鲍某某已故父亲名下的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属地街道办委托村委会与鲍家人签订了两份安置补偿协议,将鲍某某单独作为一户、其兄弟与母亲作为另一户,约定各自给予安置补偿。

多年后,街道办认为该安置方式有误,撤销了两份协议,将鲍家人合并为一户重新确定补偿,补偿利益减少近一半。为此,鲍某某将街道办告上法庭。一审、二审都驳回了鲍某某的诉讼请求。鲍某某不服,申请再审,省高院对本案进行提审。

庭审中,双方围绕行政机关单方撤销行政协议的合法性等争议焦点展开充分辩论。经过一个半小时庭审并在法庭主持调解下,各方当事人就依法实质化解争议达成共识。

庭审结束后,省高院召开座谈会,现场旁

听的多位领导干部聚焦如何在法治框架内推进征迁工作,做实行政争议预防化解、强化府院良性互动展开讨论。

“百场庭审旁听”省级专场活动,为何选择这起案子?因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近年来,征迁拆迁领域矛盾突出,行政诉讼中,近六成直接或间接因征迁引发。同时,因行政机关未按约定履行或单方变更撤销协议而引发的行政争议也有所增长。

“这样多听一听,我们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可能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在做涉及群众利益、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决策时,会更依法审慎。”台州市司法局副局长徐飞在座谈会上坦言。

这正是浙江开展“百场庭审旁听”活动的深层用意——将庭审现场打造为沉浸式“法治公开课”,激发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效能,进一步提高行政机关“关键少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切实推动更高水平法治政府、法治浙江建设。

正如参与旁听的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所言:“这是一堂贴合基层、赋能治理的实践教学。看似是个案,实则折射出基层干部行政履职过程中存在的短板,也深刻警示我们基层履职无侥幸,一丝一毫的程序疏漏,一点一滴的履职不规范,都可能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 刻下平等底色

近年来,浙江行政诉讼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告官见官”逐渐成为常态——浙江一审行政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长期保持在90%以上,已连续3年实现“应出尽出”。

此前,在金华市中院,市长张健坐上了被告席,直面百姓关于工伤认定的纠纷,100余名市直机关主要负责人、各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场旁听;2023年,杭州市副市长

宦金元也曾为一起行政处罚决定书引发的争议而出庭应诉。

“行政机关要带头守法、规范用权,敢于接受监督,敢于出庭应诉,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始终在法治轨道上,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依法行政的更高期待。”张健出庭时的一席话引发广泛共鸣。一如38年前,时任苍南县县长黄德余坚持坐上被告席时的表态。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极具浙江辨识度的创新制度。“新中国民告官第一案”,就发生在这里。

1988年,苍南县农民包郑照经镇城建办批准,造了3间三层楼房,但县里以房子建在防洪堤上为由,将包家已竣工的楼房拆掉了一部分。包郑照将县政府告上法庭,时任县长黄德余出庭应诉。

经过一审、二审,包家最终败诉。但这纸诉讼意义深远,不仅敲开了“民告官”的大门,更在浙江的法治基因里刻下了“法律面前,官民平等”的底色。

2003年,温州市鹿城区在全国首创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此后,浙江自下而上、由点扩面逐步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是全国最早开展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司法实践的地区之一。2015年,这项制度被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吸收;2020年最高院出台专门司法解释,推动“出庭应诉”向“出声、出力、出效”深化。

近年来,浙江法院及各级政府守正创新,不断赋予这项制度新的活力。省政府出台相关意见,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出庭应诉规则。

## 推进源头治理

“民告官”见证了时代的进步和民主的发展,但真正的法治高效,不在于“告”,而在于“止”——将争议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诉前,让群众少一些对簿公堂的周折,才是最务实的

回应。

近年来,浙江各级法院和行政机关在党委领导下,持续深化府院良性联动,构建全链条行政争议预防化解体系。全省一审行政案件协调化解率长期稳定在30%以上。

杭州的探索就很典型。近年来,杭州中院建立专项报告机制,针对矛盾集中的行政管理领域,向相关行政机关发送综合治理类司法建议,如土地类行政案件、营商环境行政案件、治安行政处罚案件等。“群众的一纸诉状,背后往往是城市治理的短板和民生服务的弱项,为提升治理能力指明方向。”杭州中院行政庭庭长鲍常兰说。

“审理一案,规范一片。”全省行政机关“百场庭审旁听”活动正是推动行政争议源头治理的重要一环,以期将重点领域行政案件高发的问题消弭于未然。

目前,今年的“百场庭审旁听”活动已在全省法院开展83场,42家法院院长担任审判长,32家行政机关“一把手”出庭应诉,4200余人参加旁听。征收拆迁、社会保障、涉企执法……各级法院组织的庭审旁听聚焦这些重点领域,正是行政诉讼的矛盾高发区、是群众普遍关心的民生痛点。

从更深层来看,这场特殊的“进修课”是在提升“关键少数”法治意识和治理能力。通过直面“民告官”的公开警示教育,倒逼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近距离审视行政执法短板,直面行政履职风险,倒逼他们在作决策时多想一层。

临海市常务副市长丁瑞峰表示:“这场庭审既彰显了司法的权威,又通过个案指导帮助我们基层厘清法律的适用边界,也为我们指明了提升依法行政能力的方向。”

当越来越多的“一把手”坐上被告席,当越来越多的“关键少数”走进旁听席,这不仅是身份的转换,更是对权力的监督。政府敢于“直面质询”,官员善于“依法解题”,人民群众才更有“安全感”。

我省文化特派员亮相新办记者见面会  
用光影激活乡村

本报北京6月17日电(记者 刘晨苒)1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名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与记者交流,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就是其中一名代表。

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之一,派驻建德市航川村。两年来,陈云走千家、访万户,了解村民的文化需求,把派出单位的文化资源输送乡村,和村民一起实实在在地推进文化项目。

他用一部相机、一场场展览,让一个普通乡村在光影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刚到航川村,陈云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外的事:把山坡上一座废弃的猪圈改造成乡村美术馆。更让村民没想到的是,美术馆的第一场展览,主角就是村民自己。陈云和他的工作坊团队为全村村民拍摄了一组肖像,从刚刚出生的婴儿到年近百岁的老人,每一张面孔都是这个村庄真实的缩影。他还把村民自己拍摄的作品也挂上了墙。

在回应记者关于如何让文化赋能乡风文明的提问时,陈云用三个字概括了文化特派员的实践路径。第一个字是“精”——精准赋能,不是“撒胡椒面”。在浙江,1500多名首批文化特派员中有记者、教师,也有文艺工作者,每一名都是在文化领域深耕多年的专家。他们的派出单位各有所长,而文化特派员制度做的就是“按需匹配”这件事——村子缺什么,就派什么样的人。第二个字是“专”——把“专业家底”带到村里。陈云先后引入6名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驻村授课,这些平日只能在摄影展上看到名字的大师,如今手把手地教村民构图、用光、选角度。第三个字是“活”——激活村民的文化主体意识。陈云通过摄影工作坊、乡村美术馆等载体,让村民从文化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更直观的变化是,摄影引流带动了乡村旅游,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从“送文化”到“种文化”,一字之差,折射出基层建设理念的深刻变革。陈云说,文化特派员制度是浙江在全国首创的一项制度,而他理解的“种文化”,核心不在于送去了多少,而在于留下了多少。他希望在航川村留下的,是一群会拍照的村民、一座能办展的美术馆、一种“我们村也能搞艺术”的文化自信。

面向未来,陈云表示,文化特派员会继续用文化的力量,让村民看见实实在在的变化,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文化赋能乡村,是留下一种能力、一份自信、一种可延续的文化生态,这比任何一场热闹的活动都更有意义。

丽水市新时代“培养技能型干部、建设技能型政府”专题档案开展  
干部练就真本事 老区走宽共富路

本报丽水6月17日电(见习记者 朱亮羽 通讯员 叶慧娟)17日,丽水市新时代“培养技能型干部、建设技能型政府”专题档案展与研究交流会在丽水市乡村干部技能学院正式揭牌。

此次展览由丽水市委组织部、市档案馆和丽水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三方从200多卷、5600余件专题档案中精心遴选,最终汇聚成这场展览。从早期带领群众致富的“花菜干部”“毛竹干部”,到如今熟练掌握产业规划、乡村运营的“复合发展型”干部,展览以5个篇章全景呈现丽水以技破局、以能共富的山区路径。

走进展厅实物区,丽水全市9个县(市、区)技能团队打造的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其中,一款来自缙云县新建镇的“茭游鸭”卤味零食礼包正频频被参观者扫码下单。

在“鸭伙计”技能服务团的帮扶下,麻鸭老产业完成从“活鸭叫卖”到“全链生金”的蝶变。“新建镇党委书记陶金红介绍,面对麻鸭产业曾遭遇的品种退化、附加值低等困境,新建镇干部以技破题、组团攻坚,强力推动产业重振。如今,当地不仅开发出60余种深加工产品,拿下全市首份肉制品出口资质,还将废弃鸭毛变废为宝制成赛事羽毛球,就近落地6处羽毛共富加工点。产业链深度重塑后,单只麻鸭综合产值从200元跃升至1000多元,9个抱团发展村的村均经营性收入增至111万元。

自20多年前开启“培养技能型干部、建设技能型政府”的探索以来,丽水一以贯之,进入新时代后更将其打造成全市党建“第一品牌”。通过创新构建“一岗双能两评价”机制,全市现已组建354支技能服务团队,共领办651个共富项目,有力助推全市13条“土特产”全产业链产值均超10亿元,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当天,新时代“培养技能型干部、建设技能型政府”赋能老区共富论坛同期举行,论坛现场发布第四批20个“共富合伙人”招募计划及《新时代乡村干部技能清单》,为乡村干部“学有方向、干有标尺、评有依据”提供指引。

定海网文网剧创作基地揭牌  
三毛IP牵手AI

本报讯(记者 周杭琪 通讯员 刘金纯)舟山定海区网文网剧创作基地日前在三毛文化村揭牌,现场同步发布首个融合三毛元素的AI剧项目《梦奇奇遇集》。该项目以AI技术辅助内容生产,将文学IP转化为影视叙事,获得多方好评。这意味着定海正依托“三毛IP+AI技术”,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

自2016年起,定海已连续举办五届“三毛散文奖”,累计吸引3000多名作家参与,覆盖20余个国家和地区。以三毛祖居为核心打造的三毛文化村,已逐步形成文学创作、研学旅游、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年均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其中不乏海外访客。

AI时代,如何让三毛文化走得更远?新成立的网文网剧创作基地引入国内领先的AIGC团队,联合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集聚“宇宙奇点科技”“灵机一动”“创艺回声”等企业,构建起“创意孵化+内容生产+人才培养+出海传播”的完整闭环。

为吸引更多创作力量扎根,定海面向全国OPC(一人公司)运营机构、网文工作室及独立编剧创作者发出邀约,并同步出台专项优惠政策。政策涵盖场地支撑、奖补配套、全周期服务等环节,重点鼓励聚焦三毛文学及当地风土人情的原创作品,给予梯度创作扶持与奖励,力求让创作者“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 抢收桃子

6月16日,在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桃农们与金华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在桃园抢收桃子。桃产业是源东乡主导农业产业,种植面积达1.2万亩。科技特派员分片驻园,最大限度减少雨水带来的果品损耗,帮助桃农丰产增收。

本报记者 金思成  
通讯员 胡肖飞 文/摄

我们为什么还愿意去电影节——  
城市即片场 入场即入戏

集子女共进最后晚餐为切入口,探讨了‘我们是否应当体面地老去’这一社会议题,这种对家庭关系的描摹、对人生抉择的思考很吸引我。”

细看本届上影节的展映片单,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部影片,把各式各样的生活搬上了银幕,让观众看到了不同城市和地域里人们的日常。

以入围本届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影片为例,《她们的狂想曲》以音乐喜剧为外壳,融入仙女、会说话的婴儿等超现实元素,在歌舞中聚焦母职困境;《燃烧吧!爸爸》从女儿的视角切入,讲述父亲得癌离世后,她与母亲在共同处理丧葬事宜的过程中,如何完成母女之间的重新理解 and 自我重塑……

这恰是各地影迷愿意奔赴上影节的关键——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影片,讲述的是本土故事,却都蕴藏着相似的情感表达,它们在叙事中完成了对生死、对家庭、对自我等的温柔叩问,让观众从中感知到了真实的生活。正如本届上影节宣传片《入场即入戏》中提到:“在电影中看见生活的可能。”

这是电影拥有的文化力量,也是上影节期间观众热情抢票、赶场对电影人的启发:不必拘泥于类型的一招一式,只要影片“好好讲故事”,让观众看到其中真实的情感、扎实的叙事,他们必定会奔赴而来给予支持。

“时代在改变,但电影永远有它存在的价值。”本届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一星期

总要去电影院看三四场电影,什么类型的都看。因为电影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很多东西,比如文化面貌、生活状态等,这是它重要的内核所在。

## 让电影持续融入生活

打开本届上影节的《电影生活手册》,里面除观影指南外,还围绕“漫游感、仪式感、科技感、文化感、风味感”五大体验,绘制了一张“光影地图”,让观众能带着票根打卡上海,享受景点、住宿、美食等各类优惠。

如今,对影迷来说,来上影节看电影,吸引力不只在在大银幕,很多时候还在于银幕之外的城市街角。走入其中,或许在一个不经意的转弯处,就能感受到鲜活的光影氛围。

今年,上影节首次在武康路旅游咨询中心打造了“SIFF主题空间”,从单纯的咨询服务窗口化身成集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限时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记者在这里碰到了许多专门来打卡的影迷。陈林就是看到消息后专门从杭州赶来的,还购买了官方文创,拿到了首次推出的“SIFF影迷护照”,“接下来,要跟着护照中的地图沿武康路—安福路、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一路打卡,探索街区里的电影记忆。”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而较去年,本届上影节又对“票根+”消费模式进行了再升级,串联起全市16个区的千余家商

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让上海真正变成了一座电影“痛城”——各个电影院里,到处都是拿着票根拍照留念、排队领取影片周边的影迷;走在大街上,抬头就是装饰着电影主题海报的特色建筑、观光巴士;许多餐饮商家的门口,都摆放着凭票根可享受折扣优惠的广告;还有店家在门口就铺上了有电影票根图案的桌布。

电影结束,但故事才刚刚开始。“今年上影节,让我对‘城市即片场,入场即入戏’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每年6月,资深影迷杨林都会专门空出时间从广州来到上海,这已经是他第5年来到上影节。而今年,他的备忘录里不仅写着抢票攻略,还记录着打卡SIFF特色“集装箱”、幸福里幸福定位墙、郭达克纪念馆等带有光影滤镜的街区,以及前往浦东美术馆参观、体验主题午餐等可用票根兑换优惠的行程。在他看来,这就是上影节值得影迷游客“一来再来”的原因——不仅能在电影院看电影,还能在城市里打造自己的光影故事。

今年3月,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公布新一轮“A类电影节”认证名单,上影节蝉联“中国唯一国际A类电影节”。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焦宏奋表示,新的评审体系不再依据影片制式、类型、策展模式划分电影节等级,而更为看重综合运营实力。毕竟,国际电影节的品牌影响力,不只在电影本身,更在于一座城市的文化影响力。

## 有风来

■ 本报记者 沈听雨

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SIFF)如期而至。

这场一年一度的光影奔赴,拥抱着每一部好电影和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

今年的上影节还是这么热闹。6月5日12时,本届上影节启动线上开票,15分钟后售出25万张票。为了抢票,有人定了5个手机闹钟,有人拉了“拼手速”群互相代抢……6月12日上影节启幕后,记者看到许多影迷拖着行李箱从乌鲁木齐、拉萨等地来到上海,只为看几场自己喜欢的电影。

短视频“霸屏”的当下,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愿意跨省奔赴电影节来观影?本届上影节打造的这场光影盛宴,吸引大家的除电影之外还有什么?这两天,记者走在上海大街小巷,聆听业内人士、影迷等的回答,探寻上影节火爆的秘密。

## 在电影中看见生活

6月16日下午2时,离影片《我最后的家宴》放映还有一个小时,上海影城SHO已经来了许多等待观影的观众。从三亚专门飞来上海的观众郑某告诉记者:“这部片子是我先做攻略后特意抢的票。它以76岁蹉夫召